

S0185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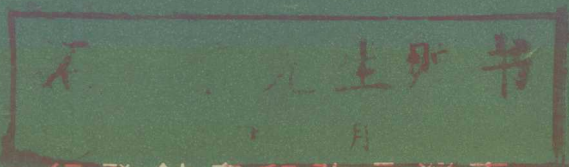
新學文庫

編纂者

(王雲五)教授 (周道濟)博士 (常務)
楊樹人教授 李熙謀博士 易希陶博士

核子兵器與世界地略

著者 胡 小 池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S018534

E 773.1
881

新 學 文 庫

編 纂 者

(主編) 王雲五教授 (周道濟博士) 常務
楊樹人教授 李熙謀博士 易希陶博士

核子兵器與世界地略

著 者 胡 小 池



S9009726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 學 科 文 庫

編 纂 者

王雲五教授 (主編) 周道濟博士 (常務)

楊樹人教授 李熙謀博士 易希陶博士

核 子 兵 器 與 世 界 地 略

一 冊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一百元正

二元五角

臺北定額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著 者 胡 小 池

發 行 者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所 及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序

余於民國二十一年秋，本館經一二八之劫，創深痛鉅，停業復業以後，爲主編自然科學小叢書三百種，嗣以其全部納入於萬有文庫二集，期藉該文庫之普遍性，以達大衆化之目的；蓋科學足以救國，盡人而知。本館忝爲歷史最久規模最大之出版家，於此殆責無旁貸也。

三十餘年後，余在臺重主本館，先後重編重印原在上海出版之鉅籍多種；其中萬有文庫舊要，並曾納入自然科學小叢書約三十種。稍後，創編人文庫，亦陸續編輯該叢書之較通俗者若干冊。然終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自然與應用科學兩方面均有長足之進步，其領域亦日新而月異。僅將三十年前編印之自然科學圖籍重新校印，不足以饜國人之需求也。自今歲始，廣搜歐美新編印之自然與應用科學小冊，足以發揚新科學者，先後將美國通俗科學作家 Isaac Asimov 教授主撰之 *The New Intelligent Man's Guide to Science* 十餘專題，及 Bruce F. Kingsbury 主編之 *Science Study Series* 文庫五十餘小冊；以其內容皆闡明戰後新科學，而通俗易曉之故。經即延攬李熙謀、易希陶兩博士，分別就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慎選專家從事譯校，同時組織新科學文庫編纂委員會，除李、易二君外，並由本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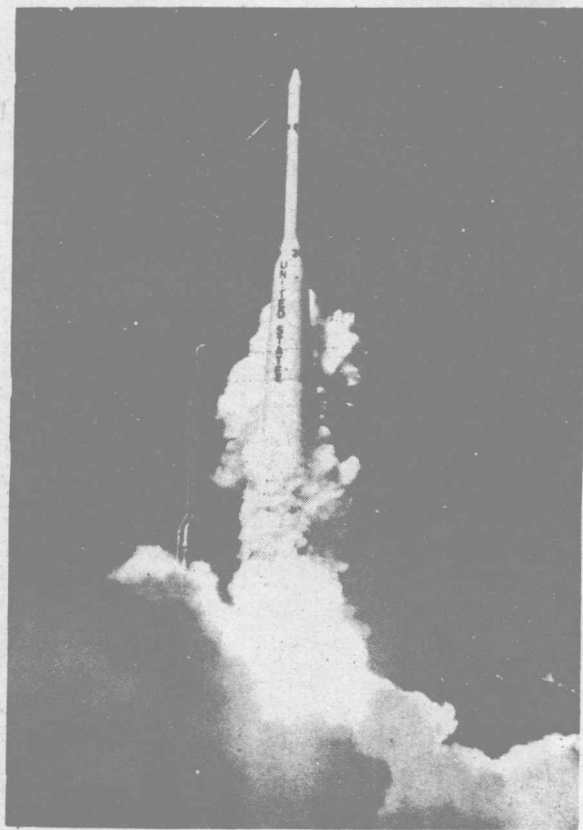
編審委員會同人楊樹人、周道濟二君與余共同參加。每次舉行編纂會議，對於譯校之人選，編印之體例，咸三注意焉。第一期譯印之書，以六十種爲目標，擬於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以前陸續出版。

本文庫取材方面，除以上述兩種集刊文庫爲基礎外，更廣求歐美新刊名著性質相類者，相繼譯印。其原入自然科學小叢書諸書，具有恒久價值者，經詳加校訂後，亦得加入。又其他新著譯加入者，首推留美學人蕭之的教授所譯之紅的巨人與白的矮子，成爲本文庫前期出版之一書。第一期六十種出版後，每星期內擬續出一冊，期於二三年內使新科學文庫達成二百種之數，則於新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各重要論題，大體具備矣。

我國留外學人及研究人士，以專攻自然及應用科學者爲多，除能以其合乎本文庫之著作加入外，如就接觸所及，認爲適當之西文原著隨時推薦於本館，以供譯印，亦同受歡迎。又國內教授及研究生，對於新科學之著作漸多，能惠予加入於本文庫，固同拜嘉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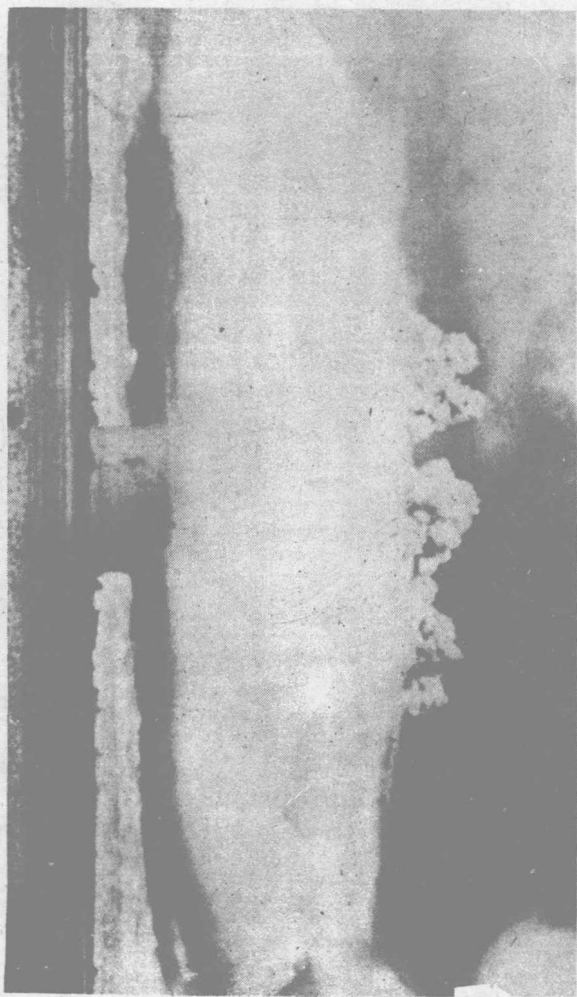
茲當本文庫開始印行之時，謹述經過，並對海內外學術界，致其深切之期望。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三日王雲五識



。時 射 發 器 武 子 核

核子爆炸景色



前言

公元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美國航空部隊威廉密契爾將軍（William Mitchell）曾在其國會衆議院軍事委員會小組作證，有謂對於飛機，阿拉斯加是世界上最中央的地方，而我想這也是世界上最具有戰略價值的地方……如果日本佔領阿拉斯加，他可以會直到紐約……他們是不會需要攻擊巴拿馬運河的……誰能握有阿拉斯加，誰便將能握有全世界。」（見芝加哥美國論壇報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第一、二、六頁。綸納（Renner）所著環球地理一書。（Global Geography）第四一九頁亦有轉載）。

他的警告當時沒有人注意，阿拉斯加的空中及其他防衛措施，並未如他所建議地擴大和加強，但當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海軍將其主力部隊指向中途島，同時派遣一部攻擊部隊，航向荷蘭港時，美國民衆遂於一夜之間充分了解並且警覺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羣島的戰略重要性。幸運的，日本對於環球地略的無知猶如美國一樣，倘如日本將牠們攻擊部隊的比重對

調一下，將他們的主攻指向阿留申羣島，佔領阿拉斯加，則整個太平洋戰爭的情形或者面目全非。雖然美國於一九四二年初春已經姍姍其遲的趕築阿拉斯加防禦工事，但直至中途島戰役時，美國並無充分準備，可以在阿拉斯加阻止一個主力的攻擊，當阿留申羣島的威脅過去後，美國人才認識那長久被認為是第一綫防禦重點的夏威夷羣島，可能被敵人認為是進攻美國大陸的側翼防綫，而並不是主要戰場。

以上所說對於地理思想之錯誤觀念，形成的原因並不難尋出，這多半由於我們過去世世代代，學習地理乃是教授地理方法陳舊所造成。我們過去學習地理要背誦土腰或半島的定義，世界上主要河流的名稱，及其長度，各個大陸的比較大小，或者還有一張主要生產和製造，輸出和輸入品表，這種辦法或能給我們多許資料，但對於地理環境與人生相互的關係却不能闡明，也不易了解，其結果我們對於地理學科發生倦怠，而不久，大多數人們把他們所學的，用更快的時間忘記了。

這種教授地理方法，最致命的缺憾，是他不能使我們深感到我們的世界是圓的，「在他們所有的歷史上，人們從來不會能夠考慮這個人類活動的世界是一個：是一個簡單的球體、一個地球具有球的一切本質：一塊渾圓的土地，(Archibald Macleish 所著The Image of Victory 在世界的南針一書第七頁)相反的，在我們的腦子裏，我們將這個世界分成

許多大陸和海洋，而忘却他這一個地球的整體性，統一性。如果我們要獲得正確的地理觀念，如果我們要了解地理與戰略間相互的關係，我們必須如字面所表現，看這一個世界爲一個地球，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加上此次戰爭中對航空戰爭之顯明看重，更使我們的思慮，我們的觀念走向這一步去。

我們過去所以未能學習以寰球統一的觀念來看這世界，一半也因為我們生長在這一箇麥開托投影（Mercator）盛行的環境中，一般人知道麥開托投影扭曲了地球的形狀，但其扭曲程度之鉅大，是並未能瞭然於胸中的，在麥開托地圖上，格陵蘭好像比澳大利亞州大幾倍，而事實上澳洲是格陵蘭四倍的面積（澳大利亞面積2,974,581方英里，格陵蘭736581方英里。臺灣13471方英里）。另一方面歐非大陸比南北美洲的面積總和還大一倍以上的事實在麥開托地圖上，也是並不顯明的。幾世紀以來，麥開托地圖和他所造成的謬曲，蒙閉了人類對於世界的觀念，牠抓緊了初學者對於地理的研究，而且一直到最近還影響着所有國家軍事專家，及海軍戰略家的思想。甚至於馬漢將軍被所有作家公認爲在這個領域中是最早而又最前進的寰球海軍戰略創造者，在他的書中所有的世界地圖全只是採用麥開托投影，（而德國，一向在製圖學的進步和精密方面領導各國，但在其判斷美國與蘇俄的相關戰略位置時之觀念錯誤，一部份原因，則仍歸咎於他們的麥開托觀念，遲滯了他們的思路。）

一個正確的世界觀念，和對於戰爭策略的了解，如何被麥開托地圖領入歧途，可以從下面幾個典型的例子說明出來。

1 從芝加哥到歐洲任何一個國都，甚至於包括莫斯科，都比從芝加哥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亞利斯（Buenos Aires）爲近。

2 從日本到鹽湖城并不比到洛杉磯爲遠。

3 從舊金山經夏威夷菲律賓羣島到橫濱的距離爲 8,600 哩而從西雅圖經荷蘭港至橫濱則只 4,250 哩。

4 很少美國人知道全部南美洲人民都居住在喬治亞洲薩凡那城（Savannah, Georgia）之東。

這些事實航空時代的意義，可以由美國前第二十航空隊副司令阿姆斯壯准將用廿七小時半的時間，從日本本州飛行 6,540 航空里而到達華盛頓的新聞充分顯示出來。

這些都是麥開托投影不能表現出來的事實。如果我們要求得到一個正確的地理透視，我們必須拋棄那麥開托觀念。我們必須學習那些地圖：他們可以表現出這個世界爲球體而在的地球，表面上爲寰球戰爭所必須注意的戰略點的重要性，也一定要明顯的爲那些地圖所能表現出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地理的觀念，開始有所改變，一種所謂新的地理科學在演化中，德國人對這科學給予了一個名字——稱之爲 *Geopolitik*（地略學）。事實上，地略學並不是一個新名詞而也并不是完全是德國文明的產物，德國地理學家佛萊德烈萊次兒（*Friedrich Ratzel* 1844 ~ 1904）對於地理著作甚多。1897年，他所著政治地理學一書初次問世，可以說是新地理學的誕生。所以他也被認爲「地略學之父」。但 *Geopolitik* 這一名詞萊次兒并未創用，却是瑞典的一個地理學者却蘭（*Kjellen*）所首創的。英國的地理學家麥金德更對於這項科學也作了許多有價值的貢獻，但無論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項科學在德國地理學家手中經過了相當驚異的發展和變形。這其中主要的是一位被稱爲卡爾，浩斯霍佛博士的教授，他當時也在德國參謀本部掛着少將頭銜，依照他的觀念，地略學的定義被定爲下述：「地略學是基於地理學（特別是政治地理學），歷史學、種族學、地質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及其他許多科學，綜合研究探討之發現，能夠解釋一項特定的政治情況，因而決定的一項政治技術，這些發現——以之作爲活動的主動力可以促進政治力量之發展，因之在小心的分析及衡量後，可以指導政治的趨勢和方法」（見杜封氏 *Andreas Dorpalen*·*The World of general Haushofer: Geopolitics in action* 浩斯霍佛的世界：地略學的活動紐約 1942 版第十三頁）至於在美國，僅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地略學方才顯露出

一線的光輝。（見魏格特著將軍們與地理學者們：地略學之黎明 Hans W. Weigert *generals and geographers The Twilight of Geopolitics* 第七頁并參考孫登著希特勒背後之一千位科學家 Frederic Sonderign: the Thousand Scientists behind Hitler 載讀者文摘，一九四一年六月號）

當一九一八年德國失敗後，浩斯霍佛教授努力想分析德國失敗的原因。他認為這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德國領袖方面缺少對於地理和國際政治相互關係的認識和警覺，故他遂開始努力彌補這項缺憾，一九二二年他在慕尼黑地方，設立一個地理政治研究所。在他身邊會合了許多地理學者，經濟學家，政治科學家，以進行研究地略學方面的問題，以及地略對於德國戰爭策略的關係。他的研究可以說從德國的前輩地理學家的政治地理學開始，但浩斯霍佛和他的同伴不久便從瑞典假借了却蘭的學說。從美國盜取馬漢的思想，從英國竊取麥金德的理論。

一八九〇年馬漢教授的海權對於歷史的影響（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History*）一書出版後，對於世界列強海軍的思想方面，賦有廣大深刻的後果，馬漢的主題簡單的說來，正如在匹維沙戰役擔任土耳其艦隊司令的紅鬚海盜巴貝露沙（Barbarosa of the Prevesa）初次覲見土耳其蘇丹所說：「大王，今日海上的主人

，即不久的將來陸上霸王。」馬漢相信，英國由於其島嶼位置，由於其制海權，配合上無遠弗屆兼又容易防衛的基地的羅列，佔據了世界列強中一個重要的位置。這項位置，是由於英國的海軍保衛英國的海權而賦予其祖國的，只有美國，由於其海洋上相對的孤立性，以及其邊疆外沒有強大的敵人，內陸復具有廣大富厚資源，可以有機會與英國競爭。二次大戰後，代替英國成爲海上霸權。

麥金德爵士(Sir Halford J. Mackinder)則進而作另一項不同的學說，在他於一九〇四年發表的歷史地理轉捩點一文中(The Geographic Pivot of History)以及其後於一九一九年他所出版，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紐約 Henry Holt 公司一九四二年重印版)他提出一項觀念：「地理上的事實……陸地、海洋、豐沃地以及自然通路組合是如此一種情況，使其間能夠長成許多帝國，而至最後必形成一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這個世界帝國。據他推斷必位置於歐，亞，非三洲合成的世界島的心臟地帶。

世界島，麥金德指出，是唯一的一個界臨所有五大海洋的大陸地塊。因爲世界島面積之廣大其中的心臟地帶的處境，可以說幾乎是海權所不能達到的、西半球、英國、日本、以及澳大利亞只是一些較小的島嶼，位於世界島蔭影之下。任何一個強大陸權，着眼於控制世

界，最先必須去控制心臟地帶，因此達到一項中央位置可以使世界島的邊緣地帶歸附。當控制了整個世界島後，這樣一個國家可以抵擋着任何一個海權或幾個海權聯合起來對他的攻擊。當如此相持之後，利用或吸取世界島上廣大的資源，它便可以發展一個強大無比的海軍力量以之征服，控制外緣較小的島嶼，麥金德爲了着重說明他這觀念列下公式如下：

誰能統治東歐，便能控制心臟地帶。

誰能統治心臟地帶，便能控制世界島。（見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第128頁）

誰能統治世界島，便能控制這世界。

麥金德於一九一九年寫成此書，他的用意乃在警告勝利的協約諸國——警告他們告訴他們德國與俄國在歐洲的地理位置關係，如果一個再起的德國征服俄國因之獲得了心臟區域則此後不久德國將能控制全世界。不幸的麥金德的警告，完全未被英國的當局者聽進去，却給德國浩斯霍佛和他的一派地略學家們一個深刻的印象，麥金德的著作再配上馬漢的學說，便變成了浩斯霍佛的現代地略學的基礎。在浩斯霍佛手中，地略學發展，扭曲，誇張地成爲擴大領土統治世界的偽科學哲學，（地略學變成了略地之學）希特勒的許多關於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觀念都是從浩斯霍佛學來的。

對於同盟國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是：希特勒并未一直遵從浩斯霍佛的（換言之也是麥金

德的）征服世界的藍圖，真的希特勒掉換一個花樣，因而鑄成他的致命的錯誤——他并未去先佔俄國的心臟地帶。如果他在一九三九年從波蘭再向東推進，同時在西沿着馬其諾——西格斐防綫，作防禦性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或者全然不同，一九四一年對德國作戰的陸軍與一九三九年對芬蘭作戰的蘇俄陸軍顯然是不同的。由於先去攻擊邊緣地帶（丹麥，挪威，低地國家以及法國）德國人給予俄國兩年寶貴的時間以改組其戰爭機構，加強其戰爭潛力，歷史上或者將紀錄下脫離了麥金德——浩斯霍佛戰略路線是希特勒最大的誤着。

浩斯霍佛與馬漢及麥金德的學說一綫相承，也主張有一個強大的海軍，這項政策同樣的也未破希特勒遵守着。認識陸地的閃電戰爭可靠，深信德國空軍可以遠拒英國艦隊，希特勒又造成了一項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造成的同樣的錯誤——他充分表現德國前特比滋海相（Adm. Tirpitz）大聲呼籲的一項真理：「德國人不了解海洋」。（見特比滋回憶錄第二卷二〇一頁）

地略學，有如一些人所以同意的，或者是「未來的波瀾」。但任何一個人，不論他是一位大政治家，一個軍官，或是一個通常的公民，如果他無識於政治地理學的原則，或其運用。將在基於廣大的地理事實，自然資源的強權政治與安全戰略的世界中迷失了他自己，地理知識與其世界和平、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的了解，將是未來軍官和公民思想配備上重要的

一部份。

地理時常在戰爭中，有意無意的變成爲一個主要的角色。不論在戰略或是戰術上，一個司令官必須了解并且衡量許多地理上天造地設的環境。戰事過去永遠是，而且未來也將永遠在地形，地物，距離，空間，氣候，海陸間關係，以及其他的地理條件下進行着。一個較小的部隊控制着一片山地，時常可以阻止了一個龐大部隊的優勢兵力，海岸的性質可以決定一個進襲部隊兩棲登陸的成敗。而擁有，或者缺少自然防禦地帶可以決定一個國家攻勢或守勢潛力的多寡，因而決定了這一個國家的國策，從而表現他的政治計劃，外交策略和軍事大計上。

在人類歷史有紀錄的許多世紀中，地理的自然事實可以說未曾大變，但近來，尤其在最近一百五十年來，人類在地表上所作的活動大大的改變了地理對戰爭所產生的戰略意義。許多新的發明和發現，改變了海權和陸權的關係，也改變了地理和戰略的比重，鐵路的擴展在上一個世紀產生了一個對英國海權的新威脅——還記得三S政策對三B政策的英德競爭的時代嗎？——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的築成（一八六九年冬季，一九一五年春季）改變了英國，美國以及世界的地略位置。二十世紀公路交通和航空的發達更造成了新的「勢力空間」(Power Space)的關係，一九〇〇年以前未知或未用的幾十種礦產，現在却使兵工事